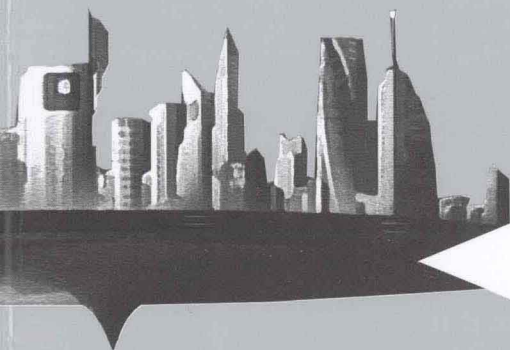


星际驿站

(美) 克里福德·D·西马克◎著
周瑞丰◎译



WAY STATION



亚马逊五星好评图书

雨果奖
最佳长篇小说

三次荣获“雨果奖”
世界科幻协会评选出的第三位科幻大师
“田园式”科幻流派的创始人

克里福德·D·西马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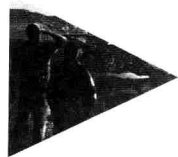
最负盛名的作品

Clifford D. Simak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星际驿站

XINGJI YIZHAN

(美) 克里福德·D·西马克◎著
周瑞丰◎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WAY STATION by CLIFFORD D. SIMAK
Copyright: © 1963 BY CLIFFORD D. SIMAK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POLLINGER LIMITE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3 Chongqing Daily News Group Book Publishing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星际驿站 / (美) 西马克 (Simak, C.D.) 著, 周瑞丰译.

—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4.1

书名原文: Way station

ISBN 978-7-5624-7735-8

I. ①星… II. ①西… ②周…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26745号



星际驿站

XINGJI YIZHAN

(美) 克里福德·D·西马克 著 周瑞丰 译

策划: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图书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编辑: 李文卫

版式设计: 何海林

责任校对: 刘雯娜

责任印制: 张 策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邓晓益

社址: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

邮编: 401331

电话: (023) 88617190 88617185 (中小学)

传真: (023) 88617186 88617166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邮箱: 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市蜀之星包装彩印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5.25 字数: 160 千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7735-8 定价: 29.8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 违者必究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战争幸存者·····	1
第二章 年轻的百岁老人·····	3
第三章 奇怪的百年老宅·····	14
第四章 天书一样的碑文·····	21
第五章 银河中继站·····	24
第六章 拓疆者·····	29
第七章 露西·····	34
第八章 邮差的礼物·····	46
第九章 地球是永远的眷念·····	51
第十章 尤利西斯·····	56
第十一章 和萨班人聊天·····	64
第十二章 镜像人·····	70
第十三章 神奇的外星礼物·····	88
第十四章 快乐的哈泽人·····	96
第十五章 哈泽人之死·····	101
第十六章 露西进入中继站·····	108

第十七章	斧劈中继站·····	112
第十八章	球形金字塔·····	119
第十九章	银河总部传来的坏消息·····	124
第二十章	外星人尸体被盗·····	134
第二十一章	警告中情局·····	141
第二十二章	地球白痴化·····	148
第二十三章	重回蒙昧时期·····	159
第二十四章	难以抉择·····	164
第二十五章	与中情局接头·····	168
第二十六章	危险来临·····	174
第二十七章	困惑·····	181
第二十八章	魔幻靶场·····	184
第二十九章	打靶归来·····	192
第三十章	哈泽人的信·····	195
第三十一章	外星鼠人·····	203
第三十二章	决战外星人·····	209
第三十三章	光辉永驻·····	217
第三十四章	永葆地球和平·····	224
第三十五章	地球加入银河大家庭·····	228
第三十六章	打破幻象重返现实·····	232

第一章 战争幸存者

炮声平息下来，硝烟弥漫开去。丝丝缕缕，像灰色的薄雾，在遍布弹坑的大地上飘荡。到处是被炸弹轰成碎片的栅栏，到处是被连根拔起的桃树。树皮被冲击波剥开，撕扯成细如发丝的碎屑。在这块土地上，人们任由心中恶念奔涌，一代又一代，用相互杀戮的方法解决人类所有的矛盾。他们嚎叫、厮杀，你扼我的脖子，我掐你的咽喉，直到彼此精疲力竭，不得不退缩，像狗一样舔着自己的伤口。于是，战场平息下来。但这仅是短暂的歇息，绝不是和平。

曾经，战火仿佛永无止境。隆隆的炮声响彻大地，就像天边的惊雷，从地平线滚滚而来，又滚滚而去。四处战马嘶鸣，人声鼎沸；四处弹片啸叫，枪弹横飞。大炮喷吐着灼热的火焰，炸弹爆炸出炫目的红光。战地狂涛中，生命都匍匐在地，只有战旗骄傲地飘扬着。

然后，战争停了，大地归于平静。

只不过，对这片土地和这些日子来说，平静恰如一位短暂的过客，很快就被哀诉和痛苦声所替代——乞求讨水的，祷告死者的；嚎哭、叫喊、啜泣，在夏日的阳光下不绝于耳。慢慢地，那些蜷曲的身躯开始无声无息、一点一点僵硬起来，散发出腐臭恶心的气味。一天又一天，坟地上多了许多浅浅的墓茔。

这片土地上再没有庄稼可以收割；来年春天，再没有新树发芽开花；山脊的小路上再也没有了匆匆的脚步声和欢愉的笑声。有的，只是那些鲜湿的坟茔，在空旷中哭诉着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

——铁旅，新罕布尔第五团，明尼苏达第一军，马塞诸塞第二旅，缅因州团。曾经显赫的名号如今更加显赫，虽然依旧名震天下，但那仅仅只是名号而已。

只有伊诺克·华莱士残存下来。

此刻他还端着打坏的滑膛枪，双手满是燎泡，脸被硝烟熏得黢黑，鞋上凝结着泥土和血块。

但他居然还活着。

第二章 年轻的百岁老人

欧文·哈德威克博士望着办公桌对面的客人，一边思忖对方的来意，一边烦躁地用手掌来回地搓动铅笔。

“我有点弄不明白，你为什么来找我们。”哈德威克说。

“是这样的，你们是国家科学院，对吧。我想……”

“但你是情报局。”

“哦，博士。如果方便的话，就当是我们私下聊聊。我遇到了困惑的事情，来向你讨教，请求帮助，行吗？”

“这不是我愿不愿意帮助的问题，我也没弄明白。整个事情过于含糊，充满想象。”

“嗨，老兄，我手中的证据虽然少得可怜，但又怎么解释呢？”克劳德·刘易斯说。

“好吧，那么我们从头再来一次，”哈德威克说，“一点一点地来，你说的这个人……”

“他叫伊诺克·华莱士。”刘易斯说，“按年头算来，现在他已经 124 岁了。1840 年 4 月 22 日，他出生在威斯康星州一个离米尔威勒镇几里远的农场里。他的双亲是杰迪戴亚和阿曼达·华莱士，他是独子。当亚伯拉罕·林肯招募志愿兵时，他第一批参了军，被编入后来赫赫有名的铁旅。1863 年，在葛底斯堡战役中，该旅几乎全军覆没。华莱士活了下来，又加入到格兰特将军麾下，东征西战一直打到弗吉尼亚，参加了阿波马托克斯最后一战。他是南北战争从头打到尾的一个人……”

“你仔细调查过他？”

“我查阅过他的兵役档案，威斯康星州首府麦迪逊市有他的入伍纪录，在华盛顿有他的退伍时间记载，还有一些其他的个人情况。”

“你说他看起来只有 30 岁。”

“不会超过 30 岁，可能还要年轻些。”

“你和他说过话吗？”

刘易斯摇了摇头。

“他可能不是你说的那个人，你可以查查他的指纹……”

“内战爆发期间哪顾得上采集指纹。”刘易斯回答。

“最后一个内战老兵前几年已经去世了，那是当时南军的一个鼓手。会不会有什么地方搞错了？”哈德威克说。

刘易斯摇着头：“当我接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也这么认为。”

“你怎么会接手这件事情？情报局怎么会插手这样的事情呢？”

“我承认，这是有点奇怪，但它牵扯出许多问题……”

“有人长生不老，是不是？”

“或许我们都这样想，希望确有其事，但又不相信。人们对这事肯定有各种看法，它确实很奇怪，需要有人深究一下。”

“但你们是情报局……”

刘易斯咧嘴一笑：“你认为情报局不应该过问此事，而应该由科研机构负责，对吧？理论上来说，你是对的。但我们的一个职员碰巧遇上了这个事。那人到威斯康星度假走亲戚，离他亲戚家 30 公里远的地方（也不是什么神秘的地方），有一些传闻，似是而非的传闻，他也是听别人随便提起的。出于职业的本能，他就打探了一下。虽说没有什么重大发现，但他嗅出了一点点，让他相信其中必有奥妙。”

“我就没有弄明白，”哈德威克说，“一个地方出了个 120 岁老寿星，怎么还没有成为当地人尽皆知的人物呢？而且居然大家都不怎么知道！你能想象一旦新闻界知道了这样的事情，他们会怎样做呢？”

“我一想到这点，就会后怕。”刘易斯说。

“告诉我，你们究竟知道了哪些东西。”

“这不大好解释，”刘易斯说，“你得了解那个地方，以及生活在那个地方的人。那是威斯康星州西南部的一个角落，有两条河流经那里，西边是密西西比河，北边是威斯康星河。两条河之间是一块平坦宽阔的草原，土地肥沃，有许多富裕的农庄和城镇。靠近河边，则是山地。高山矗立，处处可见悬崖峭壁，万丈沟壑。在一些山坳或孤立的地方，住着些人家。那里交通

不便，几乎与世隔绝。他们靠种植少量的庄稼维持生活。这些人，与其说生活在 20 世纪，不如说他们还停留在一百年前的拓荒时代。他们也有汽车、收音机，或许不久的将来会有电视，但他们的思想是保守的、排外的，尽管不是所有人都如此，甚至不是大部分人，但确实有那么一些孤陋寡闻的邻居们。

“曾经，在那与世隔绝的地方也有许多农户，但今天不能单靠侍弄那点庄稼养家糊口，慢慢地，迫于生计压力，人们不得不远离家乡。他们不顾一切地卖掉土地，离开老家进入城市，大多数人在城里立足，再也不回去了。”

哈德威克点点头：“留在那里的，肯定是非常保守和排外的。”

“不错。那里大多数土地的主人不再打算耕种。他们在土地上喂养少量的家畜，仅此而已。对那些需要减免税的人来说，这样确实不错。那些土地，在地产银行盛行时期，很多早已抵押给了银行。”

“你想告诉我，这些你称之为粗人的，都惯于守口如瓶？”

“也许这样形容比较妥贴，”刘易斯说，“这只是他们的习惯做法，一种陈旧、固执，源于拓荒者思维的延续。他们有自己的处世之道，他们不喜欢被其他人打搅，他们也不去打搅其他人。如果一个人想长生不老，要离群索居，那也是他自己的事情。他们自己可以谈论，但不愿对外人谈及。如果有外人对他们感兴趣，他们将会非常憎恶。”

“我认为，正是这样的习惯，许多年后，他们接受了这样的事实：华莱士的年轻依旧和他们的垂垂老矣都是各不相干的

事情。惊讶已被岁月销蚀，就是在他们自己中间，也已经不大谈论了。年轻的一代也见惯不惊，因为他们的父辈早已习以为常，好像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况且，也没有多少人经常看见华莱士，他过着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

“在那周边，即使有人想起，也被当作一种传说——又一个不值得探究的荒唐故事，也许就像那些坠入黑谷深渊的倒霉蛋一样的笑话。一个里普·万·温克尔^①般的故事，完全不可信。若真有人想据此调查一番，那就太可笑了。”

“但你们的人就在调查，对吧？”

“不错，但不要问为什么。”

“并没有人指派他做这件事，对吧？”

“他被调到其他地方。另外，那里的人也知道他在干什么。”

“现在你接手此事？”

“已经有两年的时间了。”

“你应该知道很多。”

“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比当初开始工作时困惑更多。”

“你见过这个人？”

“见倒是见过很多次，但从没有正面接触。”刘易斯说，“可能他还不知道我在调查他。他每天都要外出散步，然后去取邮件。他从来不离开那个地方。邮递员给他捎来一些生活必需品，譬如一袋面粉，几斤咸肉，几十个鸡蛋，几盒雪茄，有时还给他带几瓶白酒。”

“这有点违反邮政法规呢！”

^①美国作家欧文的小说《里普·万·温克尔》中的一位主人公，他在峡谷中沉睡了二十年。

“是有点违规。可在那个地方，邮递员从来都是这么干的。再说，只要大家不声张，这也错不到哪去，也没有人对此说三道四。可能，邮递员就是他仅有的朋友。”

“这么说华莱士不种庄稼。”

“基本上种。他有块小菜地，种了点蔬菜，仅此而已。他住家附近，基本上是一片荒芜。”

“那他靠什么生活呢？他总得需要钱买食品吧！”

“当然，”刘易斯说，“隔个三五年，或者十年，他就会去一趟纽约，在一家珠宝行卖掉一些宝石。”

“合法的宝石吗？”

“你以为是赃物？不，我认为不是。但如果要立案调查，也许会发现来历可疑。这也不是现在才开始的，很多年前，他就开始卖宝石了。尽管法律已经完善了很多，但买卖双方仍旧没当回事。”

“你们也不管？”

“我调查过这家珠宝行。”刘易斯说，“他们很紧张，因为，从这桩买卖中，他们占了华莱士很大的便宜。我让他们继续收购华莱士的宝石，告诉他们，我会帮助他们摆平来调查此事的警察，并且要求他们不得声张，一切维持原样。”

“你怕惊动了华莱士，对吧？”哈德威克说。

“你说得太对了，我就是怕惊动他。我希望邮递员一如既往地给他捎带他想要的任何东西，纽约珠宝行继续廉价地收购他的宝石，我希望一切的一切都维持原样。你要问我那些宝石从何而来，告诉你，我也没弄明白。”

“他守着一个矿坑？”

“那一定是一个非凡的矿坑，不但出宝石，而且还出钻石，出产于同一个矿坑！”

“我想，就像这样他把宝石当白菜卖，他也有足够的宝石来维持生活。”

刘易斯点点头：“很显然，钱花光了他才卖掉一点宝石。从他买的商品来看，他花费不多，生活相当简朴。但他订阅了很多报刊杂志，科技类月刊，购买各种各样的书籍。”

“技术类的书籍吗？”

“部分是，但绝大多数是关于当今科技发展的书籍。物理、化学、生物——类似的书籍。”

“这个……”

“显然你很困惑，我也很困惑。他不是科学家，至少他没有受过这方面的教育。在他上学的年代，还没有这些东西，起码没有关于现代科技方面的教育。就他那个年代受的那点教育，放到今天，无论在哪个领域，他都会像白痴一样。他上过小学——就是那种只有一个教室的乡村小学。另外，在一个今天叫做专科学校的地方上了一个冬天的学。那个学校在米尔维勒镇办了一两年就垮了。在19世纪中期，那样的学校就可以算做好学校了。很显然，除非华莱士是那个年代的天才少年。”

哈德威克摇摇头：“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你核实过这些情况？”

“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一点一点、小心翼翼地逐个核实。我不想让其他任何人知道。哦，忘记告诉你，他还写作。他经

常买那种大开本，装订考究的笔记本，一买就是十几本。还经常买那种大瓶装的墨水。”

哈德威克站起身来，在房间踱来踱去。

“刘易斯，”他说，“如果不是你的这种身份，我也没有看过你的证件，我会认为这是非常荒唐的玩笑。”

他走回办公桌旁，重新坐下。

“你已经调查了两年，”他说，“有什么结论吗？”

“一点都没有。”刘易斯说，“我感到非常困惑，所以来请教你。”

“把他以往的生活经历再给我说说，就是战争结束后的情况。”

“在他从军参战期间，他妈妈去世了，依照当地的习俗安葬在他们自家的农场里。年轻的华莱士获准休假，但没赶得上参加他妈妈的葬礼。因为那个时代交通闭塞，人死后又不使用防腐剂。华莱士回家短暂地停留后又重返战场。据说，那是他唯一一次在战争期间的休假。他父亲独自耕种庄稼，打理家务。据我所知，他父亲种庄稼很在行，在当地是数一数二的好把式。他父亲还订阅农业杂志，以便思想跟上时代的发展。因此他父亲对农业上的新玩意很感兴趣，譬如什么田间轮种啊，庄稼病虫害防治什么的。当然拿现在的标准来衡量那根本算不上农场，但在当时那个年代老华莱士收成不错，生活颇有盈余。”

“战争结束后，年轻的华莱士回到家，父子俩相依为命地靠耕种为生。老华莱士买了一辆收割机，马拉的那种，滚轮上装有镰刀，用来割草或者收割农作物。在那个年代，这可算是

高科技了，比人挥舞镰刀快捷、轻便多了。”

“一天下午，老华莱士驾着收割机去地里割草，不知什么原因，马受到惊吓，老华莱士被摔出马车，恰好倒在后面的镰刀滚轮下，死状很惨。”

哈德威克面部痉挛了一下：“哦，太可怕了！”

“华莱士飞奔出来收拾了父亲的尸体并将其抱回家。然后他取了枪，去追赶跑远了的马。在草场的一角，他找到马，把两匹马都打死了，然后丢下马和收割机离开了。确确实实是这样。许多年以后，马的残骸还在那里，仍然套在收割机上。

“回到家以后，他为父亲整理遗容。他将父亲清洗得干干净净，给父亲穿上最好的黑西装，然后把父亲安放在木板上。他在谷仓里为父亲做了一副棺材，点着灯笼，在他母亲坟墓旁边连夜给父亲挖好了墓穴。墓穴挖好后，他回到屋里，守在父亲的身旁。天一亮，他就到邻居那里给父亲报丧，邻居又通知了其他人，有人去请了牧师。下午，就举行了葬礼，安葬了父亲。从此，华莱士就一个人生活在那里，除了拾掇小菜园，他再也没有下地种过庄稼。”

“你说那里的人不喜欢和陌生人交谈，你倒打听到不少。”

“我花了两年时间，打入到他们中间。我买了一辆旧车，每天在米尔维勒镇晃悠，说是在找人参。”

“找什么？”

“人参啊，一种植物。”

“是的，我知道。但这玩艺儿早已没有市场了吧！”

“有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出口商偶尔会收购一些。但我

也找其他药用植物呀，假装自己非常老道，认得这些植物并知道它们的用途。其实也不是假装，我还真下过功夫去研究它们。”

“哦，装成单纯、没有多少文化，淳朴、甚至有点傻乎乎的，当地人就认同你了？”哈德威克说。

刘易斯点点头：“这招很管用。我四处闲逛，找人说话，我还真找到一些人参。那里有一家人——费西家。他们住在河边，华莱士的家在河边的山坡上，费西家恰好就在华莱士家的下面。费西家和华莱士家在当地居住的时间差不多一样长，只不过两家人从事完全不同的工作。费西家主要靠猎熊、打鱼、酿私酒为生。费西家认为我与他们气味相投，都是那种头脑简单、胸无大志的人。我帮他们酿酒、和他们一起狂饮，偶尔还帮他们卖卖私酒。我和他们一起钓鱼、打猎和闲聊。他们也给我指点一些可能会挖到人参的地方——他们称作‘参’。我认为，社会学家可以在费西家挖掘到许多宝贵的资料。他们家有个姑娘，又聋又哑，但容貌出众，还懂点草药治病什么的……”

“我知道这样的家庭，”哈德威克说，“我就出生在南部山区，并在那里生活过一段时间。”

“就是他们告诉我关于马和收割机的故事的。于是，有一天我去了华莱士家的草场，在那个角落挖掘。我还真挖到了马的骨架和其他一些碎骨头。”

“但这也不能确认那就是华莱士家的马呀！”

“也许是是的，”刘易斯说，“因为那架割草机就和马骨架在一起，虽然烂得不成样子，但大致的轮廓还能看出来。”

“让我们来梳理一下，”哈德威克建议，“华莱士在父亲死后，